

情迷巧克力

译文
新流行

电影小说

[英] 乔安·哈瑞斯 著
龚容 范强 译

Love



上海译文出版社

情迷巧克力

译文
新流行

电影小说

[英] 乔安·哈瑞斯 著
龚容 范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Chocolat
Chocola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迷巧克力 / (英) 哈瑞斯 (Harris, J.) 著; 龚容, 范强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2

(译文新流行. 电影小说)

书名原文: Chocolat

ISBN 7-5327-3045-X

I. 情... II. ①哈... ②龚... ③范... III. 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7935 号

Joanne Harris

CHOCOLAT

Copyright: 1999 by JOANNE HARR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NNIFER

LUTHTLE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2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2-009 号

情迷巧克力

[英] 乔安·哈瑞斯 著

龚容 范强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7-5327-3045-X/I · 1763

定价: 18.80 元

导 读

这一颗巧克力的味道

龚 静

在阅读小说《情迷巧克力》之前,就看过了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所以,听龚容说她在翻译这本书,心里就有了一份期待。现在,看到这部小说,阅读的过程似乎也变成了一种对巧克力的回味,在语言和画面之间切换,体会一颗巧克力在唇齿间的粉碎、缠绵以至完成吞咽动作之后依然的藕断丝连,味觉久久不忍离开,好似明知筵席已散却恍惚间闻到了转瞬即逝的烟气,渴望还魂似的。在画面不能抵达的幽微处,有文字为你曲径通幽,在文字难以传达的想象中,画面适时地提供视觉再现。文字在小说中烘焙着巧克力,文字也在小说之外熏染感官。

大凡禁忌的事物似乎总有一张诱惑的翅膀,扑闪着,诱引着,人们在流觞曲水般的犹豫中走近它,像跳一场进退左右的探戈,在过程中想象和情迷,一点点地尝试和陷入,就仿佛是春天解冻的河,夏天透爽的雨,如秋阳下负暄的身体,暖暖地舒展,迷醉,醺醺然了。

于是,禁忌慢慢消解,人性也不必为了伪饰、惶恐和疑惑而压抑内心的渴望,人们发现原来以往的很多都是虚妄,而遵从自己的内心,人性才会像花瓣一样开放,犹如吃一颗巧克力体验到的那种回味,是苦,也是甜,可是香气就在甜和苦的混合中又荡漾开来。

这似乎与《情迷巧克力》形成一种萨克斯音乐式的参差呼应。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有些久远了。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冬天,

法国塔内河下游葡萄园山区的朗斯克旺奈,这是一个有着窄窄的老房子、沧桑的石板路以及石头教堂的小镇,小镇平静闭塞。随着狂欢节的落幕,镇上的人又重新回到沉闷刻板的生活。但是,这一年狂欢节的风将维亚纳和她六岁的女儿阿努克吹来了。习惯四海为家的维亚纳打算在此落地生根。淳朴而有些古板的小镇居民马上对这个有几分神秘的年轻单身妈妈产生了几分好奇,谁也想象不到她和她活泼的女儿会给这个传统的小镇子带来深刻的影响。

不久,维亚纳在小镇教堂的街对面开了一家风味独特的巧克力店,房屋、小动物等好看的造型和一阵阵的香味让居民们垂涎欲滴。而且,维亚纳还特别善于发现和记住每一个客人的特殊口味,并尽可能地以自己的手艺满足客人们对美味的欲求。一开始,保守的小镇人还矜持着,他们假装走过的样子用眼梢瞥一瞥小店橱窗里的巧克力。渐渐的,美味的巧克力和维亚纳鲜活的思想打动了小镇居民,长期被老一套传统思想禁锢的人们开始蠢蠢欲动了。他们一个个来吃巧克力,在小店里交谈,人和人的情感沟通也因为巧克力而生动起来,阿尔芒德和小外孙重续祖孙情谊,约瑟芬敢于反抗总是殴打她的丈夫,和小狗相依为命的纪尧姆开朗活泼起来,巧克力仿佛“天神之礼”——最初发明它的墨西哥阿兹特克人这样称呼它——“它们像是冲着克制、冲着信仰嘲弄地眨了下眼睛”,激发起人们天性中的好奇、想象、浪漫,使小镇弥漫着一种巧克力般的跃跃欲试,如阿尔芒德所说:“我们大家都变了。都加快了速度。就像多年来一直指着同一时刻的旧钟重新上了弦。”人们不再满足从教堂中获得冷冰冰的安慰,而是陶醉在新发现的乐趣里。

这股悄悄改变着小镇的香味引起了镇上传统势力——雷诺神父的不满。巧克力店还偏偏就在教堂对面,神父闻着巧克力的香味,极力压制着内心深处情不自禁浮现的巧克力想象,为了使人们

永远停留在过去的思想中，永远习惯于不加变化的生活，神父用各种方法阻止居民光顾维亚纳的小店，并企图把她赶出小镇。这时，从塔内河上游来了流浪的船只，流浪汉鲁加入到维亚纳的行列中，这更加深了神父的敌视。但，巧克力的魅力是不可阻挡的。英俊的鲁以流浪汉自由自在的天性，和维亚纳以及阿尔芒德们一起追求新的生动的生活，向旧势力发起挑战。他们为阿尔芒德开巧克力生日派对，决定要在复活节搞一个巧克力节。神父无可奈何，孤注一掷，夜深人静时潜入小店，企图砸烂这些“罪恶”的巧克力，讽刺的是，自己被巧克力诱引——“试试看。吃吃看。尝尝看。”神父一边思想斗争，一边大嚼大咬，呻吟着、狂喜着，淹没在巧克力的香潭里。

不必兵刃相见，柔腻香甜的“巧克力”在自然散发的香味中瓦解了教条和压抑，小镇焕发生机。阿尔芒德在薰衣草和巧克力的香味中安然去世，约瑟芬和鲁开始一点一点彻底了解对方，巧克力节被宣称是朗斯克旺奈地区的迷人传统，小镇的每扇窗户亮着生气勃勃的光。维亚纳似乎又感受到了一股风，或许是海洋的风，或许是混合着炭火汗味的风，带着和鲁孕育的一个小生命，带着朗斯克旺奈的回忆，维亚纳感到离开的时候到了。小说结束在维亚纳给阿努克唱的安眠曲中：

顺风来了，好风来了，

顺风来了，我的爱人在叫我——

介绍说，作者哈瑞斯是个在糖果店长大的女孩，她一定是还记得糖果店的芬芳和橱窗里的姜饼屋的，或许那些奶油巧克力的小人小动物曾经是她童年的梦中玩伴。于是，《情迷巧克力》在小镇的现实世界之外又牵引出童话和寓言的天地，甚至使小说弥漫着丝丝恰到好处的巫气，仿佛会用巧克力占卜的维亚纳来到这里，

实在是一种上天的旨意似的。巫气和巧克力的香气就这样与古老的小镇纠缠在一起,还有流浪汉,不甘受生命束缚的老女人,泰山般看重清规戒律但又时时压制内心隐秘冲动的神父,这所有的一切糅合在一起,还怕烘不出美食?

当然要说《情迷巧克力》是一部好读的小说,情节和人物都不复杂,但要把这个故事说得有趣有味道,单单靠巧克力的醇香还是不够的,作者显然也是布了巧思的。维亚纳和神父的叙述是小说两大叙事视角,维亚纳看到的感受到的小镇生活,接触到的小镇人,以及她的心理活动包括与已故母亲的对话都经由这个视角展开;与此交错的是雷诺神父的视角,他的不满、敌意、内心隐秘活动以及感受到的小镇变化。两个视角本来就代表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叙事的发展和延伸,使交错的视角有了一种冲突和紧张感,弥漫着的巧克力香似乎又使这种冲突染上一层戏谑的效果。而维亚纳的巧克力占卜,雷诺神父的独白对象另一个隐身神父,使叙事形成一种多层次的变化,于揭示人物内心之时也仿佛表达着一种象征,恶魔、死亡、戒律、异端,作者自然不可能在《情迷巧克力》中展开多么深邃的思考,但这些象征性精神背景的存在似乎使巧克力的香味飘得更远了些。

于是,感性的《情迷巧克力》里包裹着宗教、禁忌与生命天性追求的冲突,缠绕着诱惑与压抑的煎熬和裂变,巧克力本身所具有的浪漫、爱情、略略的兴奋和神秘的隐喻,使感官在纯粹的享受之外拥有了一种变化或者说颠覆的作用。就像阿尔芒德说的:“不管怎么说,越是禁忌的东西味道越好。”于是,吃一块巧克力的愉悦就是一种勇敢和放纵了,是人性对压抑的释放了。“试试看。吃吃看。尝尝看。”其实,巧克力只是一种喻示吧。就像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坊间刮起的喇叭裤风潮,在沉闷的、压抑的、暗藏渴望尝试和改变的情境中,一粒不一样的石头也会激起涟漪,甚至波澜的。

阿甘说：“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没人知道其中会是个什么滋味。”

那就来一块吧。

并且感谢龚容和范强，他们细腻流丽的中文“厨艺”使我们品尝到了这一颗异国“巧克力”的层层皴染的丰富滋味。

2002 年 11 月 1 日

2月11日

忏悔星期二^①

我们随狂欢节的风而来。一股二月里特有的暖风，风里夹带着热烘烘油腻腻的香味，那是油煎薄饼、香肠、撒过糖霜的华夫饼干发出来的，它们就摆在路边的热盆子上现烤现卖；风里还夹带着五颜六色的纸屑，冻雨似的洒落在人们的衣领袖口上，滚入排水沟内，犹如一剂傻傻的抵御冬季的解药。从挤在狭窄街道两边的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强烈骚动，人们伸长了脖子去看蒙着绉纱的狂欢节彩车，车上点缀着飘逸的绸带，纸制的圆玫瑰花饰。阿努克瞪大双眼盯着瞧，一手拽一只黄气球，一手捏着一把玩具喇叭；这两样东西中间还有个购物篮和一条垂头丧气的棕色小狗。狂欢节以前我们也见过，她和我；在去年四旬斋^②最末一天，我们在巴黎见过一列盛装的、由二百五十辆狂欢节彩车组成的游行长队；在纽约见过一百八十辆狂欢节彩车长队；在维也纳见过两打管乐队排成的游行队伍，小丑们脚踩在高跷上，挺着一对大奶头，用混凝纸浆^③做的脑袋瓜懒洋洋地耷拉下来；鼓手队长们将指挥棒挥舞得左右

① 忏悔星期二，大斋星期首日圣灰星期三的前一天，也即是薄饼日。按传统这天制食薄烤饼。

② 天主教封斋前的星期二，狂欢节的最后一天。

③ 原文为法文。

翻飞、熠熠生辉。但是一到六点钟,便有一种特殊光泽在这世间留驻。一架用镀金、绉纱、童话故事布景匆忙装饰起来的二轮木马车,一个盾牌上的龙头,戴一顶羊毛假发的长发姑娘拉彭泽尔,一条装着玻璃纸尾巴的美人鱼,一间贴着糖霜、酥皮和镀金贺卡的姜饼屋,一位女巫站在门口,在一群安静的小孩子中间来回摆动她扎眼的绿指甲……六点钟还可能看清楚那些一年后再也无法企及的细节。在混凝纸浆、糖霜和塑料的后面,她还能看见那位真实的女巫,那种真实的巫术。她抬起头望着我,一对蓝绿色眼珠闪闪发光,从高空俯瞰地球时看到的正是这种颜色。

“我们留下来吗?我们留在这儿吗?”我得提醒她讲法语。“可是留不留?留还是不留呢?”她紧紧攥住我的袖口不放,头发迎风乱舞,活像一团乱糟糟的棉花糖。

我想了一下。这地方和别处没什么分别,塔内河下游的朗斯克旺奈地区至多二百个人口,在图卢兹和波尔多之间的高速公路上,不超过一光点^①的距离。眨一下眼皮,它就过去了。有一条主干道,有一排两行露明木架偷靠在一起的暗褐色房屋;有几条横向的排水沟,宛如餐叉凹曲的尖齿,并排着流过这座小镇。有一座教堂,粉刷成刺眼的白色,矗立在遍布小店铺的街区的中央。还有几家农场零星分散在这块戒备森严的土地上。根据乡村农业那种严格的隔离制度,果园、葡萄园、狭窄的土地,被圈成一块一块的,受到严格的控制:这里种着苹果,那里种着猕猴桃、甜瓜,菊苣躲在黑塑料棚底下,葡萄藤在二月稀薄的阳光下,仿佛是得了枯萎病,却依然等待着三月份神气活现的复苏……这些后面是加龙河的一条小支流——塔内河,它一直延伸到湿软的牧场里。那里的居民呢?他们和我们认识的其他人没多大分别;肤色略显苍白,略显浅褐,或

① 雷达等屏幕上显示目的物的点。

许因为不习惯这里的阳光。女式头巾和贝雷帽,与被它们遮住的头发的颜色如出一辙:棕色,黑色,或者灰色。人们脸上布满了皱纹,就像去年夏天的苹果;眼睛挤在起皱的皮肉里,就像嵌在生面团里的云石。有几个孩子,泛出大红、黄绿、鲜黄那种轻盈的亮色,仿佛是来自另一个种族。复活节彩车被一部用旧了的拖拉机拉着,沿着街道艰难地前行。就在这时候,有位四方脸膛儿、神色不悦的大块头妇女,一边攥紧肩部的格子呢大衣,一边用我似懂非懂的方言嚷嚷了一句什么;那架运货马车上蹲着的一位圣诞老人,正以近乎狂热的劲头,朝人群里猛丢糖果。他和那些仙女啦、海上女妖啦、顽皮的小精灵啦混在一起,显得挺不合时宜。一个五官纤巧的老人,头戴一顶比圆顶贝雷帽更具地方特色也更普遍的毡帽,从我两腿间抱起那条沮丧的小狗,以一种挺有教养的歉意目光,直盯着小狗瞧。我看见他优雅纤细的手指轻轻抚摸狗毛;小狗呜呜叫起来;主人的表情变得极其复杂,搀杂着爱意、关切和愧疚。没有人注意我们。还是别让他们注意的好;我们身上的衣服说明我们是外乡人,是昙花一现的游民,他们这些人挺有礼貌,非常有礼貌;谁也不盯着我们两个人看。那个女人——长发塞在橘红色大衣领子里,一条长丝巾在她的喉部飘来飘去——向我打了一声招呼;那个小孩穿着黄色威灵顿高筒雨靴和天蓝色的橡胶雨衣。他们的颜色是他们的标志。他们的装束极富异国情调,他们的脸——太白了还是太黑了呢?——他们的头发说明他们是另一种人,外地人,不知怎么有点怪怪的。朗斯克旺奈人已经学会了不拿眼睛观察别人的艺术。我感到他们的目光有如呼吸一般,落在我的颈背上,怪就怪在其中并无敌意,只有冷漠。对他们来说,我们是稀罕之物,是狂欢节的一部分,是边远地区飘来的一阵香味儿。我转身向小贩买薄饼的时候,我发觉他们的眼光都集中在我们身上。包饼纸油乎乎的,挺烫手,

那块黑荞麦薄煎饼^①两边松脆，馅儿挺厚实，味道鲜美。我掰下一块，递给了阿努克，替她擦掉下巴上融化的奶油。小贩是个秃顶胖子，架着一副深度眼镜，脸给热盆子里冒出来的蒸气熏得滑溜溜的。他冲她挤挤一只眼睛，另一只眼却一个细节也没有漏过，看来他马上要发问了。

“夫人，您这是在度假吗？”讲究礼节的乡村风俗允许他这么发问；透过生意人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气，我看穿了他急于要打听什么的真实意图。

消息在这个地方最最流通；此地和阿让、蒙陶本离得这么近，游客是稀罕物。

“暂时是这样。”

“那是从巴黎来的吧？”准是我们的衣服把我们出卖了。这块过于鲜艳的土地上的人却显得很单调。颜色是一种奢侈；穿着并不好看。路旁恣意生长的是咄咄逼人、微不足道的杂草。

“不不不，不是巴黎。”

复活节彩车几乎已走到了这条街道的尽头。一个小型乐队——两支横笛、两把小号、一把长号和一面小爵士鼓——紧跟其后，微弱地奏着一首不知名的进行曲。十来个小孩跟在乐队后面奔跑，捡起地上无人认领的糖果。有的人穿着化装服；我看到一个扮成小红帽的人和一个人头发蓬乱的人（大概是大灰狼吧），友好地争论着一束彩色纸带的归属问题。

给队伍压阵的是一条黑影。起先我还以为他是游行队伍的一部分呢——防疫医生，或许吧——等他走近，我却认出那是个穿着老式法衣的乡村神父。他三十来岁，即使从远处看，

① 用面糊在平底锅上烙成的薄饼，比面包的历史更为悠久。面糊用面粉、鸡蛋、发酵粉、牛奶、脂肪、糖和盐制成。通常与蜂蜜、水果、蜜饯同吃，也可佐以开胃食品。法式薄煎饼沾酱汁或卷馅，是一种美味佳肴。

硬邦邦的姿势也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他转过身来对着我，我发现他也是外地人，颧骨高耸，生着北方人那种淡颜色眼珠，手指细长，像个弹钢琴的，此刻正搁在他颈上挂着的那个银十字架上。说不定，正是这玩意儿赋予了他盯着我这个外地人看的权力；可在他冷漠黯淡的眼神里，一丝友好的成分也看不到。这种像猫一样打量别人的人，往往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缺乏信心。我朝他笑了笑；他受惊似的移开眼睛；招呼那两个小孩上前去。他指着街道两旁的垃圾，两个孩子不情不愿地拾掇起来，用胳膊把用过的彩纸带和糖果纸抱起来，扔到附近的垃圾桶里。我正待转身离开，却瞥见那个神父又定睛瞧着我，换了别人，那目光或许是要给我打分。

塔内河下游的朗斯克旺奈地区没有警察局，因为没有人犯罪。我想和阿努克一样，透过表面的伪装看到底下的真相，可是眼下，一切都模模糊糊的。

“我们留下吗？妈，到底留不留呢？”她硬拉住我的胳膊不放。“我喜欢这里，就是喜欢这里。我们留下来好不好？”

我把她搂在怀里，亲吻她的头顶。她发出冬天清晨特有的那股很好闻的混合着炊烟、油煎薄烤饼和暖和被单的味道。

干吗不？这地方和别的地方一样好。

“好啊，当然喽，”我把嘴巴埋在她头发里对她说。“我们当然留下啦。”不全是谎话。这一次甚至可能是真的。

狂欢节过去了。尽管很短暂，这个小村镇每年都要这么热闹一回，发出光和热，可是即便如此，眼下这股温暖已经消散了，人群朝四下散去。小贩把他们的热盆子、遮阳帘什么的整理打包，孩子们扔掉他们的化装衣和节日小礼物。一股尴尬的微风、一股对这个过于嘈杂、过于扎眼的场合产生的自贬情绪占了上风。就仿佛仲夏的雨水，渗入干裂的大地，渗入热得烫人的石块，迅速蒸发，仅

留一丝痕迹。两小时以后,塔内河下游的朗斯克旺奈将再次隐去身形,好像一座被施了魔法的山村,一年仅仅亮一次相。可因为狂欢节的关系,我们总还要对它念念不忘。

我们有了煤气,但还没接上电。在到达的第一夜,就着烛光,我给阿努克做了油煎薄烤饼,我们俩靠在炉火边上吃饼,权且用一本旧杂志做餐盘,因为我们的家什要明天才能运到。这个铺子原先是一爿面包铺,上头依然挂着一块招牌,刻着面包师的标记——一束麦穗,狭窄的门面,地上却积着厚厚一层粉乎乎的灰,进去的时候,我们从一堆邮寄宣传品上小心地跨过去。租金便宜得不可思议,因为我们早就习惯了大城市的房价;即便如此,我数钞票的时候,还是瞥见了房屋中介公司那个女的那种尖利、怀疑的目光。租赁协议上我是维亚纳·罗歇尔,签名是一个可以意味一切的象形文字。就着烛光,我们研究了我们的新领地;真想不到,在油垢和煤灰底下,那个旧烤炉依旧挺好使;墙壁上嵌着松木镶板,陶土瓷砖已经发黑;阿努克在一间密室发现一架折叠起来的遮阳彩帘,我们就把它拖到外面来;帆布帘上爬满蜘蛛。我们的起居室在铺子的楼上:两间卧室,一间浴室,小得滑稽的阳台,赤陶花盆里种着枯死的天竺葵……看到这一切,阿努克扮了个鬼脸。

“这里也太暗了,妈妈。”面对这么多遗物,她语露怯意,显得无所适从。“而且,这味儿也太难闻了。”

她说没错。这就像把阳光封存好几年,等它变酸发出了哈喇味儿,再释放出来的味道,同时还有掉下来的耗子,还有那些无人记得、无人哀悼的物品的幽灵。房间像一个山洞那样发出回响,我们俩发出的那点热量起到的仅仅是陪衬阴影的作用。油漆、阳光、肥皂水将会去掉一些尘垢,而要去掉一间遭人遗弃、有好几年不闻笑语的老屋发出的凄惨回响,那可是另一码事儿了。烛光下,阿努克脸色苍白,瞪大眼睛,使劲拽住我的手。

“我们非得睡这儿吗？”她问。“‘小拖鞋^①’不喜欢这里。它觉得害怕。”

我笑着在她绷着的金色腮帮子上亲了一下。“‘小拖鞋’会帮我们的。”

我们在每间卧室点上一支蜡烛，金的、红的、白的和橘黄的。我更喜欢亲手做的熏香，可在紧急关头，现成买来的蜡烛足够我们用了，有薰衣草味儿的，雪松味儿的，柠檬香草味儿的。我们一人举一支蜡烛，阿努克吹着她的玩具喇叭，我拿一把金属调羹邦邦邦地敲着一个旧长柄炖锅，我们俩花了十来分钟跺脚顿足，把每间屋子走了一圈，用最高的嗓门大声喊着，唱着——滚吧！滚吧！滚吧！——后来墙壁抖动起来，可恶的幽灵们纷纷逃跑，身后扬起一股淡淡的焦味，掉下一大堆石灰粉末。透过物体斑驳发黑的油漆层，透过那些被弃物品的凄惨悲凉，慢慢看到它们本来的轮廓，隐隐约约的，这就像是手中握着的一支焰火的残影——这儿有一面让人目眩神迷的金漆墙壁，那儿有一把扶手椅，稍嫌破旧，不过漆着那种志得意满的橙黄色，那个旧遮阳彩帘突然放出一种光辉，仿佛被掩住一半的颜色从层层污垢底下悄悄溜了出来似的。滚吧！滚吧！滚吧！阿努克和“小拖鞋”一边跺脚一边高唱着，那些模糊影象逐渐鲜明起来——塑料柜台旁的一只红凳子，前门背后的一串小铃铛。当然啦，我知道这不过是个游戏，为了安慰那些受惊吓的孩子而施展的魔术。在这一切实现之前，要做的事还多着呐，很棘手的事儿。不过眼下这样也就够了，我们知道了这幢房子接受了我们，正如我们也接受了它。我们要把磨碎的盐和面包放在门口，来安抚居住在这里的神仙。我们要把白檀香木搁在枕头上，使睡梦更加香甜。

① 阿努克的兔子，她想象中的朋友，实际并不存在。

过了一会儿,阿努克告诉我“小拖鞋”不再感到怕了,一切顺利。我们睡在同一间卧室里,点上所有蜡烛,合衣躺在那块粉乎乎的床垫上,等我们醒过来,天已经亮了。

2月12日

圣灰星期三^①

其实是钟声把我们催醒的。直到听见钟声，我才意识到我们离教堂非常近，一阵单调、低沉、洪亮的嗡嗡声，转变成一段响亮的钟乐——“咚、法拉、迪、嗒滴、咚”。灰金色的阳光，透过破损的百叶窗射到床上。我站起来，望着窗外的广场，湿漉漉的鹅卵石在闪闪发亮。白色正方形的教堂塔楼，突兀地伫立在晨光之中，从一排由阴沉沉店面组成的洼地上拔地而起：一片面包铺，一家花店，一片专门供应装饰板、天使石雕、上釉常青藤之类墓地用品的小铺……这些店堂正面的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立于其上的教堂白塔是一盏信号灯；为了吓退魔鬼，钟上的罗马数字发出微弱红光，钟摆指在六点二十分；圣母马利亚居高临下，俯瞰广场，表情略带点病态。在塔顶短短的尖端上，一只风向标随风旋转，自西转向西北，那是个手持长柄镰刀的长袍男人。从种着枯死天竺葵的阳台上，我能望见头一批到达的人群。我认出狂欢节那天披格子呢大衣的女人；我向她招招手，她却连个反应的手势都懒得做，警惕地裹紧大衣，急匆匆向前赶路。她身后是那个戴毡帽的男子，牵着他

① 又称大斋首日。四旬斋或称大斋节的第一天，复活节前的第七个星期三，该日有用灰抹额以示忏悔的习俗。